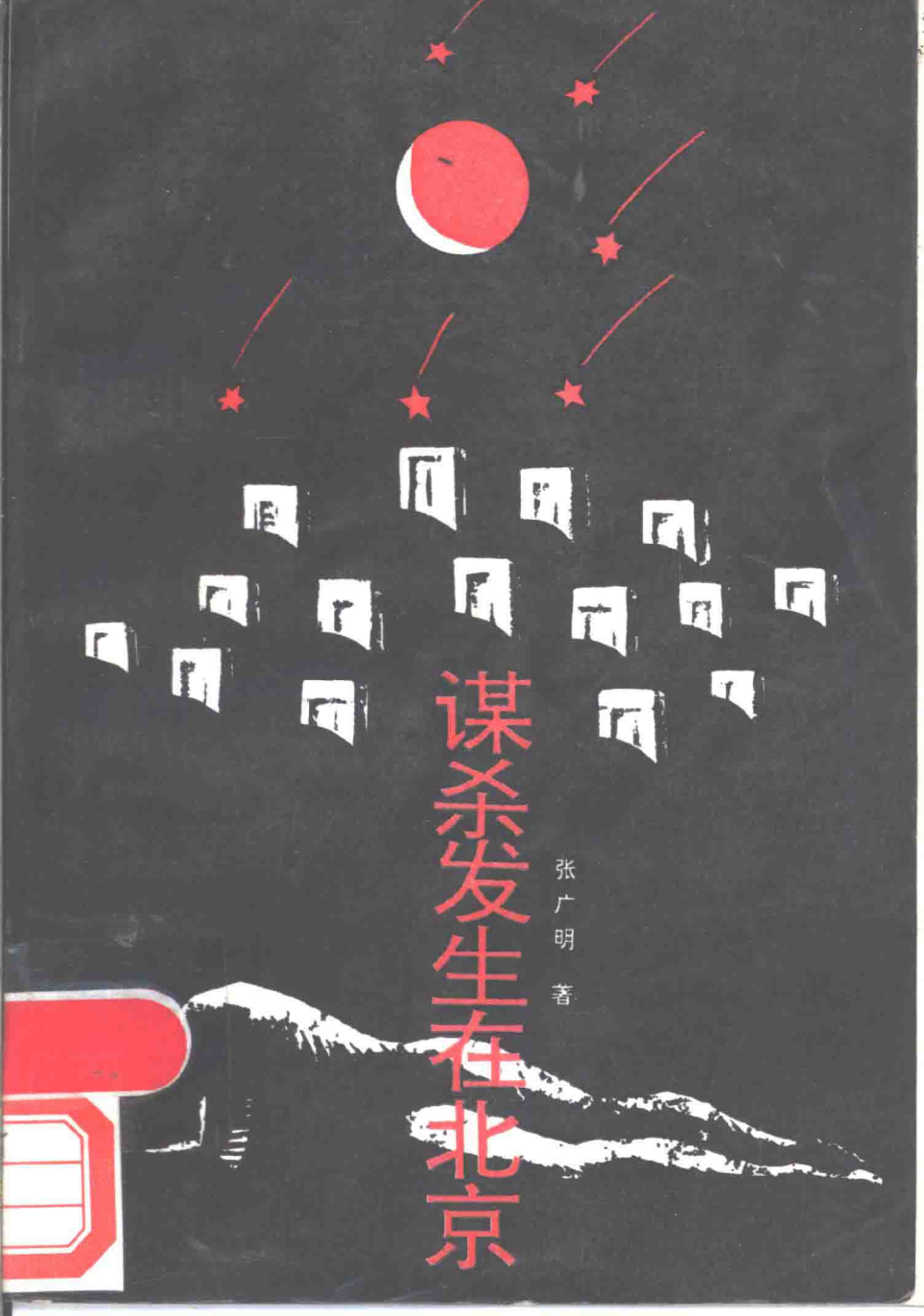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谋杀发生在北京

张广明 著

谋杀发生在北京

张广明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谋杀发生在北京

张广明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9.25印张 2插页197千字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6,100册



ISBN 7-5059-1135-x/I·821 定价: 4.05元

一、不祥之兆·····	1
二、一束带泪的鲜花·····	4
三、被遗弃的少女·····	25
四、神秘的看墓人·····	44
五、窗外黑影·····	64
六、三个歹徒·····	84
七、他失踪了·····	105
八、再探藏宝洞·····	123
九、刑侦队长的忠告·····	140
十、埃及王号帆船·····	159
十一、奇怪的盗贼·····	179
十二、肖凯的推理·····	195
十三、夜入魔窟·····	212
十四、撒谎的姑娘·····	229
十五、二十年前的故事·····	248
十六、不该发生的悲剧·····	268
尾 声·····	290

一、不祥之兆

火车驶进北京站，我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预感，好象发生了什么不幸，又象有什么奇怪的危险在威胁着我的安全。

“崔海帆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我问着自己，“别胡思乱想了，什么事也没有，什么不幸也不会发生……”

可是，连我自己也不明白，我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种奇怪的感觉，而且愈是想打消它，它反而变得愈强烈。

也许是太累的缘故吧？人过份劳累以后，会产生一种消极情绪，使你萎靡不振，甚至会沮丧，造成心理反常。

我心事重重地走出车站，破例一改平时乘坐公共汽车的习惯，要了一辆超豪华型丰田牌出租车，而且一再催促司机快开。

仿佛有一件什么急事在等着我。

我默默的、一遍又一遍地喊着自己的名字：

“崔海帆，崔海帆，……”

我简直变成了一个暴躁的老人，天晓得这究竟是什么原因！

出租汽车在宽阔的马路上平稳地向前滑动着，速度越来越快。

我的心里犹如燃起一团火，又象一个渴得发狂的骆驼，

拼命地奔跑着，去寻找那活命之水……

“红树街”不远了，我已经看见了那些在路口一字排开的货摊，卖蔬菜的、卖水果的、卖海鲜河鲜的，都在大声呼叫，招徕着顾客，远远的就已经能够听见那震耳欲聋的嘈杂声。

虽然嘈杂声乱成一片，并不能说这一带繁华，只能说是小商贩们的职业习惯，在这条五百多公尺长的“红树街”上，大部分地区僻静冷落，除了一辆接一辆驰过的各类汽车外，早晚高峰期，骑自行车的也能够组成一条小小的车流，但在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里，与市区和临近的其他热闹街区比，“红树街”处处都显示出郊区景象，唯有地处与四环路连接的十字路口，早八点到十一点，下午两点到五点，约有几十名五花八门的个体摊贩，在这里叫买叫卖，给这条冷落的街道，增添一些热闹气氛。

总之，在这条因树得名的“红树街”上，除了为方便几个大机关居民而开设的粮店、副食店、和门面不大的商店外，没有任何有吸引力的货栈、公司之类的东西了，连修自行车的也只是临时摆摊。

五九七厂就在这条“红树街”的最北头，它背靠农田和疏疏落落的农村，面临“红树街”，而“红树街”的西面，又是一大片一望无际的农田，一条名叫“得月河”的小河，在五九七厂的北面，由西向东穿路而过……

车过“红树街”，我已经看见了五九七厂那特殊构造的拱顶厂房，看见了那白色的办公大楼，看见了那幢被绿树包围的职工宿舍楼房，看见了水塔，看见了烟囱，看见了厂区中心的六〇五医院，我甚至闻到了它那散发着“来苏水”的呕人味道……

我的心狂跳起来，我的眼睛里跳动着焦灼的目光，我急着要看到——

可是我要看到什么呢？连我自己也不清楚。

这不祥的预兆啊！难道真的出了什么事情？这个一向以环境优美而著称的花园式军工厂，此刻笼罩在一派神秘的静谧里。

它将告诉我些什么呢？

我感到一阵阵恐惧……

二、一束带泪的鲜花

“怎么？李阳死啦？！”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我说什么也不相信。但他确确实实死了，上吊死的，是自杀，尸体就停在六〇五医院的太平间，一处临时草成的不祥之地。

“他为什么要自杀？为什么……”我被震骇了，心里空荡荡的，犹如失落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

李阳是我的徒弟，而且和我同住一个宿舍，一想起他，一个身材瘦弱、眉清目秀的小伙子便跳入我的脑海。这是一个沉默寡言、性格内向的年轻人，为人腼腆忠厚，很少与他人闹意见，我很喜爱他。记得三年前他刚到五九七厂、当室主任把他领到我面前的时候，仿佛有一股神秘的说不清的感情，立刻把我和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我非常喜欢他，他对我也很尊敬，很关心。有一次我患了急性“黄疸性肝炎”，连医院的医生都怕传染，是他一直守在我床头，忙前忙后的伺候我，还自己掏腰包，给我买了许多价格昂贵的营养品，多亏了他的精心照料，我才康复的那么快……

李阳是一名多才多艺的好青年，善长水墨画，写得一手苍劲的毛笔字，会吹笛子，而且还弹得一手好琵琶。他象是看穿了我的心事，在我百无聊赖、心烦意乱的时候，他常常不声不响地为我弹奏一首琵琶曲，琴声悲怆凄凉，犹如人语，使我听的神思魂迷，如醉如痴……

可以说我与他情同手足，亲如父子，这么一个好青年突然死去，我感情上难以接受。

他为什么会死？他为什么要自杀？

别人告诉我，他吊死在西郊公墓一棵桃树上，是看墓人发现的，这使他的死更增添了神秘色彩。

“他为什么要去那地方死？”我反复地问着自己，要自杀可以在宿舍、在大楼、在车间，总之，可以在任何地方。可是，李阳却吊死在西郊公墓，吊死在那个荒凉的坟场，这实在是个难解之谜，我觉得这很离奇。

据厂里人传说，李阳的样子很平静，公安机关也做了现场勘察，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，所以才做了自杀这种结论。

我怀着异常悲痛和疑惑的心情，决定去看一看李阳的遗容，向他的遗体作一次告别。

经询问，得知李阳的尸体就停放在医院大楼的东南角、贴墙的一间平房里，那地方以前是药品仓库。

这所医院本是五九七厂的厂属医院，为了赚钱，从八〇年起改叫了六〇五医院，这样的招牌，可以唬唬那些不明真相的患者，便于招徕生意。

天空阴云流动，给人一种压抑不安的感觉，我沿着厂区内的林荫道，急急忙忙朝那间临时充当太平间的房子走去。

路上，不时有人跟我打招呼，但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话我一句也没听见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要见李阳，见见那个令我刻骨连心的孩子，我出差在外，但没有一天不想他！

“太平间”门口有两个年轻的实习生在那里看护，仿佛

屋里面停放的不是死人，而是一只老虎！

听说我要进去，这两个青年面有难色，偏巧，医院的外科医师关德顺由此路过，他跟那两个青年不声不响地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说：让他进去吧，他是个例外……

门锁被打开了，我冲进屋去，马上就闻到了一股异味，显然，这味道是由李阳的尸体发出的。

我一阵难过，止不住心里发酸，眼里噙满了泪水。

心想：人就是这个样子，昨天还西装革履、谈笑风生，而今天就可能突然间死去，变成一具散发着臭味的僵尸，这简直太残酷了。由此一想，顿觉活得没意思，心里泛起一丝厌世的感觉……

屋子里采取了一些防止尸体腐败的措施，几台冷风机在吹拂着，地上还放了几块几百斤重的人造冰，乍一进去，仿佛象走进冰窖，立刻会觉着寒冷。

我打了个寒战，急目看去，发现屋子中央摆着一张医院特有的床，一条宽大的白布单把那张床罩住，隐隐地可以看见尸体的轮廓……

我紧走了两步，突然又停住，呆呆地站在床前，慢慢地伸出双手，轻轻地把那条盖住李阳的布单掀开，看着那张僵硬的面孔和那双紧闭着的眼睛，我的心里泛起一阵怅然的痛苦，这个可怜的孩子，我出差前他还为我弹过一首琵琶曲，想不到仅仅一个多礼拜，当我回到五九七厂的时候，他竟变成了一具尸骨……

他的嘴张着，似乎在向我说：

“师傅，我死的冤枉，我死的冤枉啊……”

我的心一阵颤栗、眼睛立刻被重重的泪水糊住，我小声

对着李阳的遗体说：“孩子，我来看你来了……我不相信你会自杀，是的，不相信。你放心吧，我会为你报仇的，不管有多少困难，我也要把这个问题搞清！……安息吧，我的好孩子，我走了……”

我放下布单，眼含热泪，缓缓地离开了太平间。

回到宿舍以后，面对着空空荡荡的四壁，我的心感到一阵悲哀和凄凉。过去，我回到这间屋子，总有一种充实感，因为李阳会亲热地喊我一声师傅，可是现在一切都成了过去，李阳他死了，偌大的屋子里就剩下了我自己……

琵琶斜靠在床头，笛子放在书架上，墙上挂着李阳的墨宝和几帧山水画，我慢慢拿起琵琶，轻轻地拨弄了两下，琵琶响了，发出了几个低沉哀婉的音符，长长的……

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热泪忍不住夺眶而出。

哭过一阵之后，我的头脑趋于冷静，要紧的不是哭，而是应该尽快弄明白李阳死时的情况，借以做出合理的判断。

这时，我猛然想起一个人，他叫王新，是二车间技术员，以往常到我们屋里找我下象棋，有时还挥毫画两笔，跟李阳也很说的来，我想，他应该知道些有关李阳的情况？

想到这里，我的心怦然而动，对！我应当马上去找他，向他了解一下情况。

我在王新的家里找到了他，一见面我就被他的气色惊呆了，只见他那张黑瘦瘦的脸上笼罩着一片阴云，头发乱蓬蓬的，两眼布满了红丝。“他怎么啦？我的这位老同学？”我心里想。

他见我进屋，便示意家人出去，然后关好门，瞅了瞅我，说：

“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，”他摇了摇头，“说实在的，对李阳的突然自杀我也有所怀疑，可是无情的事实摆在面前，他的确死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低下头，深深叹了口气。

“老王，”我盯着他，“我找你来不是听你说这些话的，你刚才说你对李阳的突然自杀也有所怀疑，我要知道这方面的情况。”

他沉默着，半天才抬起头，用一种劝告的口气，缓缓地对我说：

“起初，我也只是怀疑，我总觉得象他这样一位充满自信、兴趣广泛的青年突然自杀，这叫人难以理解，难以置信，仅此而已……”他又是一声深深地叹息，“老崔呀，我知道你和李阳的关系不错，你听到这个噩耗之后，一定不会无动于衷，这也是人之常情……。不过，依我看你还是少管闲事吧，人已经死了，是自杀的，你还能干些什么呢？”

“不，我不相信，李阳绝不会自杀！”我摇了摇头，“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！”

“有什么问题？！”王新脸部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两眼望着我，充满了惊恐，我期待地盯着他，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他能给我帮助，但他犹豫了，表情突然变得那么冷淡，木讷地苦笑了一声，摇摇头说：“唉，至于有什么问题就很难说了，死无对证啊……”

“所以我才来找你，”我仍然盯着他那张脸，他转过身去叹息了一声说：

“找我？唉，找我又有何用？我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技术员，《事故登记卡》死亡栏里写得清清楚楚，死亡

原因是自杀……”

“不对！”我有几分生气，“我再说一遍，李阳的死绝不是自杀，而极有可能是谋杀！”

“谋杀？”王新头也不抬，“你有什么根据？”

“根据我暂时还没有，”我说，“但是我相信会有的！”

“会有的……”王新苦苦一笑摇了摇头，“有又管什么用？人家会说你神经过敏，会说你……总之一句话，人家要问你谋杀是谁干的？什么动机？你拿什么回答？恐怕你连个嫌疑犯也说不上来……”

“但是我有这种直感，”我说，“也许——不仅仅是直感，谋杀肯定是那些家伙干的！”

“哪些家伙？”

“究竟有几个人我也说不清楚，但是有一个家伙嫌疑很大，他老来找李阳！”我突然想起。

王新抬起了头：“你说的是不是那个矮子？”

我惊异地看着他。

“这人我也见过，”王新呼出一口长气，缓缓地摇着头说：“可能性不大，李阳死的那天他还来找过李阳，而且还去过现场，没有哪一个人会这么傻，杀了人还敢出头露面……”

“他也去过现场？”我感到惊讶，但随即怀疑地说：“也许这里面别有问题？不，我有强烈的直感，除非是我错了，否则那个矮子肯定有重大嫌疑！”

“还是那句话，”王新充满了沮丧，“证据呢？杀人动机呢？当然，要是有哪个人用斧头或匕首把李阳杀害，你可以大声疾呼这是谋杀，然后再找出杀人动机，没有人会对你

的看法提出异议。可是现在李阳是吊死的，死得干干净净，据说现场勘察证明，没有一丝可疑的痕迹，说他是死于谋杀难以引起共鸣……”

“嗯，”我点了点头，“你的这些话有道理。不过，有些事旁人是不知道的，他们很少与李阳有什么来往，而你——”我的目光停留在他那张表情复杂的脸上：“你是较为了解李阳的其中一个，在我出差这段时间内，你去找过李阳没有？有没有发现什么反常现象？”

王新的表情起着急骤的变化，突然，外屋的门响了一声，把他吓了一跳。这时，从关着的门外传来问话声，有人在跟王新的爱人打听什么，声音很低，大概是王新的爱人根本就没让来客进屋，她把来人堵在楼道里，我模模糊糊地听见她说了句：

“他在睡觉……”

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仿佛她是这么说的，这使我满腹怀疑：谁在睡觉？她显然是说王新……可是，王新和我在谈话，他根本没睡觉啊！

我偷偷观察王新，发现他正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外面的动静，一动不动，象凝固了一样，仿佛连呼吸也停止了，从他的神情看，他显然知道来客是谁。我望着他那死鱼般一动不动的眼睛，望着那紧张惊恐的目光，心里顿生疑问：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王新是怎么啦？

等外面趋于平静，听声音王新爱人进了屋关上门以后，王新才如释重负似地长出一口气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我诧异地问他。

“没，没什么……”他支支吾吾，木呆呆地问我：“刚

才你问我找没找过李阳，有没有发现反常现象，对不对？”他看了我一眼摇摇头：“严格地说我去过一次，想打听打听你出差什么时候回来，可是去了以后门锁着，李阳不在……”

“这是哪天的事情？”我问他。

“八号，”

“八号？九月八号？”我惊疑地望着他，“就是说你在李阳出事的前一天去找过他？”

他点点头，显得是那样筋疲力尽，无精打采。

“什么时间？”我咄咄逼他。

“晚八点……”他有点慌，“我只不过是由那儿路过，一时心血来潮，才……”

“得了，”我打断了他，“你说话为什么老这样吞吞吐吐？”

“我吞吞吐吐？”他的脸一红，“你是李阳的师傅，有些事你应该知道得比我更清楚！”

“是啊……”我很内疚，“可我这个人太……太拘于小节，从不肯打听别人的隐私……”

“哪个要你去打听别人的隐私？”王新打断我的话，“你和他住在一起，该知道得比我多。当然，你出差了，这段时间你不在，可是，有些事情不一定是在你出差的这几天时间内发生的！”他低下了头，嗫嚅着说：

“我知道此刻你是很痛苦的，你对李阳的死这一残酷的现实不能接受，你想找人了解一些情况，以便证明你内心的怀疑，即李阳为什么要自杀，或者说李阳不可能自杀，他的死一定另有他因。可是……，非常抱歉，我所知道的和你没有什么两样，即李阳死了，他吊死在了西郊公墓的桃树上，

这一点人所共知……”

“可是，他为什么要去西郊公墓吊死？这不很可疑吗？”我问。

“可疑？——”王新沉思着，“是呀，也许这一点是有些可疑，那地方太荒凉了，偏僻的荒郊野地，除了大片坟墓以外，只有一个看墓的疯老头……”

“疯老头？”我一怔。

“是的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”王新呼了一口气，目光呆滞，脸上带着一种让人莫名其妙的表情，“那天他来报案的时候我看见了，那是九号早晨八点，正是上班时间，大门口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他头发蓬松，满身是泥，一路哭喊着闯进西大门。不要说他带来的噩耗了，单是他那副样子就够怕人的……”

“噢？”他的话引起了强烈的怀疑，“好奇怪……”

“不过，他哭得很可怜，那样子不象是个报案的，而象是给亲属送信儿，好象死的是他的儿子或者孙子……后来，是老鲁说了他一句什么，他才不哭的……”

“可是？”我很纳闷，“他怎么知道死者是李阳？又怎么知道李阳是五九七厂的？”

“这很简单，”王新口气平稳，“他手里拿着李阳的工作证。”

“不过……”我满腹狐疑，“他应该先去报告公安局，由公安局通知五九七厂？”我摇了摇头，问王新：“这个西郊公墓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在燕峰山下，离这里大约有七八华里，出事的那天早晨我去过……”他唉了一声，“我知道我实在不该去，可是

鬼知道我为什么要去？人这种动物太奇怪了，太奇怪了……”

他埋下了头，两手机械地揉搓着他那双有点发涩的眼睛。我心里明白，王新有些话没有说，他肯定知道些什么。

可是，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不敢“知无不言”呢？这是个谜。他的这番表现更加重了我对李阳的死所产生的怀疑，难道在和李阳相处的日子里我疏忽了什么？难道有什么我本该知道的事，我却自己把自己蒙在了鼓里？

显然，想从王新嘴里了解些情况已经不太可能，于是，我向他打听了一下去西郊公墓的走法，便离开了他的家。

我穿过厂区，觉得周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，草坪不再那么碧绿，鲜花也不及过去那样艳丽，一切都蒙上了一层悲哀的色彩。

我走出工厂，沿着河岸路，直奔西郊公墓，我要去看一看李阳的自杀现场，也许有什么蛛丝马迹留在那儿，我要用事实解开李阳的自杀之谜。

我含着泪心里默默地祷告：“孩子，保佑我吧，给我些暗示吧……”

河岸有些凄凉，河水静静地流动着，微风带来了浓郁的荒草野荆气息，快到燕峰山脚了，我拐向了一条蜿蜒的丘陵小路，这里遍地都是盘根交错的矮小灌木；突然，我吓了一跳，我发现在离我不远的沙丘上，站着一个人，是个独眼龙，他正在用那只充满凶光的左眼虎视眈眈地盯着我，那样子活象一只伏在草丛中的饿狼。

我不由一怔，心里纳闷：咦，这个人好奇怪呀？他站在这儿干什么？